

张晓风
散文精选

张晓风
著

愁乡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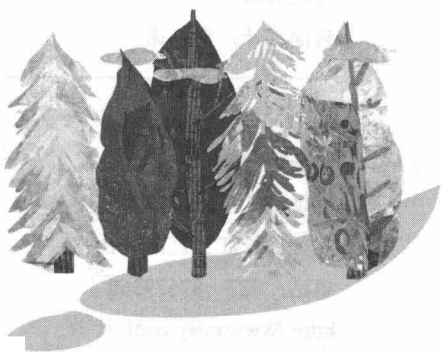
张晓风 暖心之作 / 以欢喜心发现人世的种种可爱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张
晓
风
散
文
精
选

愁 乡 石



张
晓
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愁乡石 / 张晓风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0
(张晓风散文精选)
ISBN 978-7-5702-05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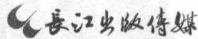
I. ①愁…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7317号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 毛娟
特约编辑: 方莹
封面设计: 壹诺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邱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5.5 插页: 2页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44千字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生生（代序）

——记二〇一四春天的幸事

1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到四月十四日，我应聘赴港，任港大的驻校作家。港人因为英国殖民统治百年而十分在乎“准确”，驻校两个月，就是两个月，一天不可多，也一天不可少。

我去之日，发现自己住在四楼的宿舍，伶伶然包覆在一棵大木棉树下，树身高过我的四楼，粤人惯称此树为“英雄树”，因为它总是奋力把自己长得又高又大，比周边的树都要出类拔萃才甘心。屋外有廊，人立廊上，伸手几乎可以够到木棉树。

廊的地面铺黑色方砖，一格一格，像围棋棋盘。日长人静，落叶铮铮然落在方格上，如高人著棋，布局奇诡。投子之枯枝，其出手如高人隐士，眉目之间毫无表情，不想让人窥见藏在棋路中的重重心机。我也懒得去猜它，只跟打扫的女工说，我家阳台的落叶不

用扫!

等化身为棋子的那些叶子一一落尽，枝头的花云才一朵一朵各自从树岫中现身，像什么传说中显圣的圣母，朱颜灿洁。

更远的地方是海，我从一幢幢大楼跟大楼的狭缝中，偷窥那一小条在明灭虚实间不甚踏实的靛蓝，维多利亚，海湾的名字。我跟自己说，人要知足，一片海是海，一线海也是海，看得分明是海，看不分明，还是海。有海看，不错了，有人一世也没见过海。

鸟来树上吮蜜，只不过寻常吃饭，衣着却华丽惊人，它是蓝鹊，尾巴长长，扇乎扇乎的。小小的绿绣眼也来，树一时竟成了众鸟的俱乐部了。而我宿舍另一侧的前廊开着柚子花，香气袭人。这房子前有芬芳，后有艳色，日子真不知如何过，要定心也难。不过，心不定，也能活，相对于“定心猿”，就做只“不定心猿”吧！我原先只知此行要去做多次演讲，此刻才发现我得先听讲，听众家鸟族绵蛮啁啾、高妙到不知所云的那种语言。古人故事中有“野猿听经”，其实，孰不知，“鸟”还“说经”呢！

苏东坡小时候想必常听“鸟说经”，才会那么颖悟达情。苏宅多树，苏太夫人又是四川眉山地区“护鸟协会的会长”，家里春天都会跑来几百只桐花凤，这可是珍禽，今称“保育类鸟种”。我想到这里，又去信成都，要了些桐花凤的图片，唉，花负责春色，鸟负责春声，但漂亮的鸟却是声色并茂的。人呢？人只好“参春”。

我终于弄明白了，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选这个时节赴港，表面上看是趁着刚过完农历年，学期又刚开始，正是宋词中所说“草薰风

暖摇征辔”的出发时节，但骨子里其实是想一窥香港的春天。教书岁月一教教了五十年，虽常外出，但多是趁寒暑假，偶尔也利用春假出去，但都是清明季节，春色已饱满到行将归隐了，早春竟没机会一窥。此番在小小山岭上，稍得领略决髓沦肌的晨昏薄寒（放心，只是南方的薄寒），得嗅微含潮意的沁入肺腑的草木芳香，感知柔润泛湿的泥土中渐渐苏醒并且蠢蠢欲动的那些动物和植物传来的脉频。

我在中庭里捡了两块拳大的石头，洗干净，放在桌上做纸镇，房间虽小，有了镇石仿佛一切都稳镇了（“稳镇”，是港人爱用的字眼，其主词一般是人，别的地区不太用）。日子这么好，二战前的张爱玲仿佛随时仍会从山径上走来，思考她小说中的女主角的定位，许地山则站在粗大的樟树下，仰头看枝丫间奔逐的松鼠，苦想殖民地香港当如何传承中文……

石头纸镇在返台前一日，四月十三，从案头又放回庭中大樟树下，借也悄悄，还也悄悄，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

2

后来，就回台湾了，四月十四日。过了三天，把该归档的归了档，于是打算跟好友慕蓉打个电话。打电话本是小事，但两个月不在家，我家竟然变成一栋不利于打手机电话的地方了。原因是我家东侧盖了一栋豪宅，我赴港前它尚未完工，回来时它已楼高九层，我家立刻沦入谷底。从前能看到的月色和街景都没了，最可怕的是我的手机也发生山行之人常遇到的窘境——它通讯不良了。因应

变局，我于是新发明了一种讲电话的方法，我躲到我家西侧的一块只有一席之地（两平方米）的阳台上去打。那天我坐下，心闲气定，在这一席的化外之地上——电话接通了，但我却突然口吃起来，我说：

“哎呀，抱歉，我不能说了，我们家……”

因为，就在此时，我突然抬头看见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奇怪的事——

什么怪事？说来话长，我家自2010年底搬到目前的新房子，面积只剩从前老屋的三分之一，好在只住三人，一爸一妈一女，最怕电话来时，问道：

“教授在吗？”

嘿，哪一个教授？本宅教授盛产，三人皆教授（噢，不对，女儿尚只是副教授），这三人，没日没夜，成天忙着自以为是的“事关千秋万古”的大业。

不过，今年春天，四月十七日的这天下午，就在我和好友拨通电话坐下去之际，我看到一个李白杜甫也没有机缘见到的异象，让我忽然明白，谁才是这间屋子的老大，谁才在“参天地之化育”，谁才在“与千古之盛事”，我因而把那日子牢牢记住，四月十七。

我对这日子本来就特别有感，原因是《花间集》里有句韦庄的词句：“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词人牢牢记住一年前跟某女子告别的情事，但韦庄死了，一千年后，跟那事无关无涉的我，却傻傻地替韦庄一直复诵那句子。

替韦庄去记住他的朽骨所不能再记住的私情，毕竟，世间男子肯为女子记得一个日子的不多，我就帮古人一个忙，替他把这数字列入我尚健旺的记忆库中吧！四月十七日。虽然，由于古今历法不同，韦庄的四月十七跟我的四月十七其实并不相同。

我在我的四月十七遇见什么呢？我遇见一只鸟，一只斑鸠，如果鸟也分贵贱的话，斑鸠显然是贱鸟。我遇见它，在我家那一席大的阳台上。阳台，港人称露台，我觉得不管它承受的是阳光，或是露水，都算是房子版图中执行“美任务”的辖区。至于秦少游笔下的“雾失楼台”中的“楼台”（让梁山伯、祝英台可以相会的地方），或朱丽叶可以悄诉幽怀的“月台”，都是令人遐思的好地方，都是剧场中可以打上特殊灯光的小舞台。

我家阳台比较可怜，因为又小，又位在西侧。古人“月满西楼”也许是绮丽的良夜胜境，但“‘日’满西楼”，在热得死人的台湾，则简直是老天的酷刑。我于是想到唯一的解决之道，便是去种点什么绿色的可遮阴的东西，这种“蔽体”，在军事上很重要，在“都市人”的建筑来说，也很重要。

但这么小的地方要怎么种树呢？而且树要长大成荫，你要耐心等待它十年，何况阳台上又没有足够深的泥土，我想到了用大钵种爬藤，于是种了夜牵牛。这件事完全是受了美国女画家欧基芙的蛊惑，她画的夜色中的白牵牛，硕大饱满，天真恣纵，如一无所畏的夜行侠女。可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画家笔下的白牵牛，在现实生活中我竟没法把它养好，倒是大邓伯藤长得不错。唯世间爬藤，都得支

撑，我便为阳台加做了个九尺高的玻璃罩顶，光有罩顶不行，还需挂一张水平格子网，爬藤至此总算能“安身立命”了。

我自香港归来之日，迎接我的是一钵祖母兰，另加半架绿藤荫。祖母兰极白极耐，花期可长达四个月，是令人生敬生畏的兰。绿藤则是“柔弱的侵吞者”，它自有它强力的日日夜夜自我扩充的主张。

那天——就是打电话那天——我看到的奇事便是有一只斑鸠，停驻在我结挂于阳台上的水平网上。网孔很大，大约15公分见方，小小的鸟儿如果直接站在上面，搞不好会掉下来，斑鸠很聪明，它衔来许多草茎铺在网目上，然后稳稳地把自己的宝座设在这张草褥上。

我立刻猜到它要干吗了，它要孵雏。

我后来跟行家打听，他们说斑鸠笨，不会筑巢，但我看到的这对斑鸠可不笨，它们找到的地点，上有玻璃罩，它不会受雨淋之苦，反有阳光可助孵化。下有粗绳网，十分牢固，不像枯枝，鸟栖其上风大时不免枝断巢坠。此外，此地周边又有藤叶，可作遮蔽和保护。而且，因为玻璃罩和尼龙网之间所形成的上下距离不大，刚好够它这种中型鸟躲在其间抱蛋，大型鸟如果想来攻击，是没办法的。为了育雏，它们变得多么聪明又多么善于评估环境啊！

我把声音压低，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跟慕容说：

“我，我，我们家发生一件怪事，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住在闹市，阳台上居然有鸟来做窝来抱蛋，天哪，我不能说下去了，我怕吵到它，我怕它吓跑了不再回来了，那蛋蛋就完蛋了……”

“好吧，好吧，我看我们就先挂断电话吧，小鸟的命要紧……”

事后她跟我说：

“你知道吗？你那天声音变得好特别，像小女孩，不是你平常的声音……”

我想是吧，我只记得我当时尽量把声音放低，我兴奋，我惊奇，我畏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有一对鸟，竟以我家的阳台为它们的产房兼育婴室。

丈夫是读外交的，他有兴趣的事是中国近代史，而且四十年来没完没了地编着一本杂志。女儿主修英国文学，常徜徉在中古和文艺复兴之间的远古而华美的年代。我则赵赳在中国文学的古典和现代之间，有时也为环境保护和国文教育发声。我们各自在自以为是的“千秋大业”中奋不顾身，但在我看到一只孵蛋的小鸟之际，相较之下，这些学问的顶极价值和尊严忽然在一霎间变得有几分可疑起来。

这屋子里登记有案的住民虽有三个，但住在黑网上的那一位才好像更有其合法性、合理性跟合情性。

后来，听朋友说这鸟采“公母轮流抱蛋制”，倒也有趣。另有朋友说得神秘兮兮，他说：“你家的人好，所以磁场好，鸟很聪明，磁场好的地方它才会来。”我笑起来——这话我是不信的，这屋里三个住民都颇有“恶煞潜性格”，说得好听，是“执拗”“正义感强烈”，说得不好听，是基督教说的“人有罪根”，本宅磁场好不好，真是天知道！而且，连“磁场”这玩意儿是个啥，我也完全不解。

阳台近电梯，我平时出出入入经过阳台常偷瞄它几眼，但都敛裳侧身，悄悄挪行，很怕干扰了鸟家的“正事”。啊！说来我去香港大学做“驻校作家”是不足挂齿的事，但斑鸠跑到我家来做“驻家小鸟”，才真是天大的奇事加幸事！

当然，这幸事，我也颇有功劳，我必须先准备一个大钵，放满土，又种下绿藤，搭了玻璃罩，又找店家手编了供绿藤攀爬的大网，然后浇水，于是在我六楼的外墙上制造出一小片绿云，终于渐能招蜂引蝶呼鸟邀荫。

我计算小鸟出壳的日子，我甚至慎重地在日程表上记下，五月七日八日前后要注意，可能小鸟会出壳。

终于，我听到三只小鸟大刺刺的叫声，非常赖皮霸道，非常恬不知耻，声音也极不好听，它们说：

“我饿！我饿！我饿！”

而公母二鸟却如闻天音，如承天旨，乖乖去捉虫往它们嘴里填。

这世上最高贵的行为应该便是像这样的孵化或生育吧？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业啊！

唉，不管你是教师、是作家、是学者、是官员……你都得同意，我们的工作，无非是某一种方式的哺育。

这对斑鸠，后来在七月初和九月底又分别来了两次，这真吓人，我说给一位专家听，她淡淡一笑，说：

“这种鸟，本来就可以全年生育的呀！”

另外一位朋友说：

“噢？你认识那两只鸟吗？你怎么知道七月和九月来的还是原来那一对呢？”

说老实话，我也不敢说一定就是原来那两只，但我觉得它们看我的表情似乎是熟悉的，我看它们的时候，心里总暗暗地说：

“不要怕，我不是来害你的，我只是来浇水的，你安心孵蛋吧！这件事可真是件神圣的大事呢！你辛苦了！”

它似懂非懂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要把我充分打量一番，等它看准我是“无害类”，也就不再搭理我了。毕竟身子下方有蛋，要弃蛋而逃，牺牲未免太大。但它的夷然的眼神，使我认为我俩应是故交。

而且，它俩交班孵蛋有点怪，其中一只是头东尾西，另一只是头西尾东，我不免又觉得自己一定已算是它们的旧识，因为连它们的生活细节都摸熟了。

不过，不管它们是一家斑鸠，还是三家斑鸠，它们的哺育劬劳，都令我动容。它们能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绳网上，铺起 25 公分 × 25 公分的产褥，然后日日夜夜轮番护巢养子，我都视为一线天启。上帝怜我驽钝，及时示我以万物各生其生的庄严法相，让我在垂暮之年有幸目睹这场小小盛事，并且犹能肠烈血沸，五内俱热。明年此时，斑鸠或来，或不来，我都知道我所剩余的体温该如何投掷。

后记：因为要出书，在中国大陆，出版社命序，我觉得自序甚难，乃以此文代之。

目 录

辑一 敬畏生命

- 003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006 敬畏生命
008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010 只因为年轻啊
021 秋天·秋天
026 有 愿
028 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032 五点半，赴汤蹈火的时刻
035 一碟辣酱

辑二 春之怀古

- 送你一个字
039 ——给一个常在旅途上的女子
042 遇
050 “你欠我一个故事！”
057 魔 季
063 一山昙华

- 066 专 宠
074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093 春之怀古
095 初绽的诗篇
113 交 会

辑三 种种可爱

- 129 问 名
135 一句好话
141 摇动过，但依然是我的土地
144 肉体有千万种受难的形态
146 有个叫“时间”的家伙走过
147 种种可爱
156 给我一个解释
165 一则关于朝颜的传说
高处何所有
168 ——赠给毕业同学
170 肖狗与沙虱

辑四 欲泪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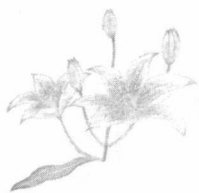
- 175 愁乡石
179 行道树
181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欲泪的时刻
187 ——遥寄刘侠，兼贺她的“大地注”和“生命注”
190 我捡到了一个小孩！
193 劫 后

辑五 仗美执言

- 199 星 约
209 玉 想
218 东邻的竹和西邻的壁
221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225 仗美执言
春水初泮的身体
229 ——观云门《水月》演出

辑一

敬畏生命



张
晓
风
散
文
精
选
／
／
愁
乡
石